

会说话的历史

——《长子县大事记》读后
刘长安

家、武装保卫生命财产大会，会后短短几天，全县有6600余名青年在县委的号召下踊跃报名参军，其中3123名青年经政府和部队审查批准入伍。”据烈士老太太、我的二祖母生前说，我的两个堂叔就是那次参军的。他们从临汾打到运城，在一次攻城战斗中，双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我从县烈士名单中查到了他们的名字，潸然落泪。

书中记载：1954年1月欢迎劳模李顺达访苏归来莅临我县的条目。当时我正读初小，曾记得，全班同学排队在瑟瑟寒风中行至县城南门外迎接，万人空巷的场景，至今难忘。那些库存于我幼小心灵中的诸如“集体农庄”“拖拉机”“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也是从李顺达操着满口林县话的报告中听来的。还有书中说，县第一届人代会选举李毓贤为县长的条目。我与其子是城关完校24班同学。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方兴未艾，家父因南下归来积极互助组、初级社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带头“送子参军”而小有名气，曾记得李县长亲临门上，指导家父办社事宜。尤其令我高兴的是，大事记中所列的“1958年城关公社庆丰管理区被国务院授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并获周恩来总理颁发的国务院奖状一枚”。庆丰管理区主任刘来元在参加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上，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当时父亲带回来一整套照片，我想保存，但父亲执意要交到大队。不仅如此，连个人所得的奖状、奖品，也一同交了出去，并说：“天天喊‘爱社如家’，不是光喊给社员们听的！功劳是大家的，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了领奖。”

对于屯留、长子合并、屯留县纳入长治市后又分开、大跃进、大炼钢铁、成立人民公社、一夜食堂化、深翻土地、大搞万亩方、修建中村水库等等事宜，大事记里都有记载。那时我虽是一名学生，这些运动却很少缺席。在这里，我只想说说印象较深的大炼钢铁——

当时我十四岁，刚考入长子中学。去色头那天，穿着一件花衬衣，母亲塞给我三毛钱，同全校师生

步行50里后，住在色头村一农户的楼上。先是到羊头山下背矿石，又到东南沟煤矿“抢炭”，后来在村南农田土岸下建了一座小土高炉炼铁。印象中，没有炼成一炉。群众说我们练的是“糠壳磨”。在家临出门时，母亲给的那三毛钱，分六次买月饼花了（五分钱一个）。记得劳动回来，躺在干草铺上，一小块一小块地捻着吃月饼，那件花衬衣，则像一个忠实的伙伴，一直陪伴着我，直到纷纷扬扬的大雪把大地覆盖，我回到温暖的家里，在母亲的眼泪中，它才离我而去。从色头回来，全校师生又投入到深翻土地的斗争中……

如今我已迈入耄耋门槛，十四岁的行动细节，竟那么清晰地重现脑海，这首功当推大事记，也正应了晓玲局长那句“了解查询”之言。

杜甫诗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其实，露哪天不白？月何处不圆？只因他心眼里装着故乡，所以觉得故乡的月亮比别处明。这是典型的思乡之情。像我这把年纪，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亦无时无刻不怀念往人往事，“又见秋风摧落叶，时常感叹梦回家”，所以一接到晓玲局长寄来的《长子县大事记》，如获至宝。那几天，像着了魔一样，除了看《新闻联播》，就是看大事记，有时通读，有时则按记忆中与自己、朋友或家庭沾边的事儿挑着读。她像一位出色的导游，引领着我在时空的隧道里漫步。

我想着自己如何坚持业余写作几十年，就想起动力来自于原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束为的一次殷切教诲。于是，顺藤摸瓜，又想起能与李主席一面之交，是因为他来长子采访家父，缘何来呢？当然就得打开大事记了——是因为1964年《山西日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关于家父的长篇报道《我辈后——庆丰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来元同志的“数”》和社论《共产党员应有的性格和作风》，经时任县委书记王晋的牵线，得与李主席相见。

除了自己，我也惦记着情同手足的老友申修福。当看到大事记里记载着1965年他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

影留念时，兴奋激动之余，也想起了他归来时，我、李世钧在其陋室聆听他津津乐道此行的轶闻趣事，同时也想起了我们仨在一起共笔创作的朝朝暮暮。只可惜，世钧早已已定居天堂了。

当翻到大事记里，他与黄光明、孔德法编写的誉满三晋、受到赵树理等名家好评的现代戏《民兵的枪》时，几十年前多次观看此剧的情景，又在脑海里盘桓着，不肯离去。已故李建华、李志仁扮演的铁、石二柱，给我留下了潇洒英俊的印象；以演反派、丑角文明的冯唐则（外号“一耳朵”）扮演的史梦孩，则因演技超群，有“夺戏”之嫌；演铁柱未婚妻的女角，委婉动听的唱腔、苗条漂亮的身段，至今难忘。

我喜欢亲切的、充满乡音韵的上党落子，她的许多唱腔板式，颇有歌韵味。后来县里将梆落两团合并，留梆去落，我心里惋惜不已。我也关注大事记里关于“沁水县东峪、十里两个人民公社划归长子县管辖”之条目，那是因为我曾在县战备办公室工作期间（隶属县人武部），曾参与领导过民兵修筑水黑虎岭至东峪、十里的公路。

所以关注大事记里关于“沁水县东峪、十里两个人民公社划归长子县管辖”之条目，那是因为我曾在县战备办公室工作期间（隶属县人武部），曾参与领导过民兵修筑水黑虎岭至东峪、十里的公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陷于悲痛之中；粉碎“四人帮”，又让全国成了欢乐的海洋。这一悲一喜，大事记里都有详细表述。

当看到书中所列历届县领导，其中的：尚建堂、程干、杨清文、温保鱼、王晋、王世勤、王兴荣、李仁魁、邢德勇、霍逢堂、贾柏锁、王斌等的尊姓大名时，倍感亲切，因与他们有过交结，犹觉这些领导音容宛在。

吾虽于1973年调离故乡，却仍留心着故乡的人和事，尚有多感，不一而足。

总之，《长子县大事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感谢晓玲局长、李润文兄、王天峰兄及王俊平等各位编辑的辛勤笔耕。

拉拉杂杂，絮絮叨叨，画句号了。凑了几句歪诗见教：

三五皇帝并炎黄，缕析条分叙简详。
风雨历代沧桑路，如数家珍开新章。
历朝雪霜坎坷后，每程跌宕步履铿。
绿水哺育千年县，青山育出好几部，
团结奋进新时代，志在复兴铸辉煌。
感谢诸位心血付，文笔容量皆流芳。

前尘往事非云烟 鉴古知今不迷路

——贺新编《长子县大事记》出版发行

王天峰

这个春天真好，总有好消息频频传来。譬如当下，新编《长子县大事记》独立成册并出版发行了。这无疑是个春天最好的消息之一。

长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地灵人杰，山川毓秀。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先人们创造了灿若繁星的优秀文化。从炎帝兴稼穡、帝尧造围棋、丹朱筑城池、精卫填沧海、西燕建国都，以及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既是我们自始至终的骄傲，也是我们踏在这方土地上的自信。因而将这些既往的大事，按时间脉络从古至今一以贯之地详尽梳理并独立编纂成册，使之更为方便地服务、借鉴于我们当下及未来的事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缘际会，风来雨到，这历史的重任竟与我档案局牛晓玲局长不期而遇。晓玲局长不仅把这个作业做完了，而且胸中丘壑、文化、社会发展的那么优秀。这多少有点像《水浒传》里的“遇洪而开”，除了缘分与担当，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使命在邀约。我脑海里忽然闪过唐人杜荀鹤的两句诗：“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在此，向主编牛晓玲局长、执行主编李润文主席、审核王俊平主任及全体编纂人员致敬并发自内心的佩服，你们为长子做了一件不小的功德。

认真做每一件不易事，前两天有知情人说起，晓玲局长也真是拼了，从上年初动手做这件事起，她就一直没有消停过，不压其烦地四处寻找资料，一丝不苟地反

乱，目不暇接。新编《长子县大事记》装帧设计端庄大气，条目筛选严谨合理，资料来源翔实可靠，命辞立意明白无误，编排校对严肃认真。不夸张地讲，本书的出版面世，是长子历史文化发掘与建设的成功之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历史的构成不外乎事件与细节，每一件曾经的大事里都渗透着细节，也因此每一件大事，都是一枚枚闪光的璞玉，如灵蛇之珠，似荆山之玉，等待有心人的发现与打磨。当我们面对浩繁的历史时，茫然然好似置身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总有身在宝地而不知宝在何方的感觉。现在好了，有了这部独立成册的最新《长子县大事记》，几乎城内外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大事都以编年形式直观易查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新编《长子县大事记》无疑是一挂珠圆玉润的手串，把散佚在历史深处墙角且见的大事都串在了一起，不但光泽亮丽，而且色色绝艳。

新编《长子县大事记》提纲挈领直溯源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看看过去，再看看现在，对于长子的进步与发展，你当会别有一番感慨。无论我们的未来会走向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从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历史深处走来。也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我们当初出发的目标。“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一个地方，可以匮乏一切，但绝对不可以没有深厚的历史精髓和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在这癸卯兔年的春风里，《长子县大事记》就像眼前的迎春花一般映入了大家的眼帘。作为该书的主编，我很高兴能够见证它的出版、能够感受它的温暖。

《长子县大事记》是一部全面记录长子县作为千年古县，从三皇五帝到二〇二一年，各个历史进程中方方面面的重要事件，真实反映了长子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是了解长子历史、回顾长子发展的实用史料，是工作学习、查考利用、服务社会的一部参考性工具书。

在提要要写大事记的时候，说实话我的心里是没有底的，但我是愿意接受挑战的，我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我的老领导——曾任县政协副主、长子一中校长的李润文，李主席欣然说到：“你把编纂大事记作为喜迎二十大献礼，思路非常好，这是咱们县的一件大事好事，即刻开工。”就这样，我的一个想法在老领导的亲自主笔和引领下顺利地付诸了行动。仅半个多月的时间，李主席就麻一沓厚厚的文稿交给了我，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字迹，我无有言语只有敬佩。

李主席是共和国同龄人，虽然已是年逾古稀，但别样年华别样情，依然是笔耕不辍、心怀大局。多少次他在档案馆的办公室一呆就是一整天，从一个事件的概括到一个标点的运用，从一个年代的表述到一个数字的核实，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段落，他都是那样细致严谨、慎之又慎，在不知不觉中这些都成了一遍遍修改补充、一次次完善核实，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本能要求。

在半年多的编纂中，档案室的库房、李主席的书房就是我们的战场，六部古代《长子县志》、两部社会主义新编县志以及各部门、各单位的志书、史料、文献等就是我们的武器。通过查阅这些史料，不仅厘清了许许多多历史事实，而且上了无数堂生动的历史课，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在解放战争年代，长子作为老解放区，

阳进入长子，与清江宁将军托明阿交战于柳花泊（今西田甫村北），杀伤托明阿，杀死副将福龙豹。太平军获胜后夜宿馆店，黎明东去入潞州界。”我一直在想此柳花泊是否柳花泊，于是便给天峰主任打通了电话，才知道他的《柳花泊》正是咸丰三年发生在我县境内那场激战中的柳花泊。我因柳花泊的名字从他的笔下看到了太平天国北伐史上，也是中华民族军事史上发生在长子的一段战事奇迹。天峰主任则是因那段用生命杀出通天血路的历史而走进柳花泊，并把“人生几回伤往事”的感慨呈现在了世人眼前。“读史使人明智”，诚哉斯言！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做一个明白人。

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其实自古至今就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编纂《长子县大事记》，就是要将他们和他们的故事记载留存，以便后人学习借鉴和了解查询。我们当时启动编写大事记的时候，如果没有1998年10月崔贵豪和高长吉两位老领导先后任主编的全县第一部新编《长子县志》、没有2007年10月和2011年6月王天峰主任组织点校的明弘治、正德以及清康熙、嘉庆和乾隆、光绪版等六部《长子县志》、没有2020年12月王天峰和王俊平两位主任先后任主编的《长子县志》、没有我县留存下来的党史、组织史以及各部门、单位的史料、文献等的记载，我们的大事记将从何处入手、又从何处下笔。今天的大事记正是在我县各个历史时期志书的基础上，加以延伸和增加了新的条目内容，并单独集结成册的。这是全县历史文化工作者的集体创作，是长子人文历史的一次大火火传承。

通过大事记的编纂，我这个业余选手不仅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与编写常识，而且从李润文主席、王天峰主任、王俊平主任、张宇飞老师等的言传身教中，还获得了许许多多的感动。他们会对我不厌其烦的问题耐心解答，会忽然间想起一个事件而立马和衣起身，会在一个标点断句上反

甘苦得失寸心知 且将心事付

——编纂长子县大事记有感
牛晓玲